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之二十二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侍從二

王惲 閻復 王構 程文海 唐仁祖 王利用

劉賡 祖肅 楊師文 袁桷 王約 劉敏中 尙野

李术魯翀 子遠 曹元用 陳顥 張起巖 宋本 弟裴

謝端 巵巵 兄回 李好文 附劉 歸暘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父天鐸以律學中選仕金爲戶部主事惲少好學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過衛一見接以賓禮世祖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惲以選至京上

書論時政授中書省詳定官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 玉堂嘉話云其宣詞

日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才足鋪張於偉蹟宜司綸  
命以贊皇猷中堂事記云初高麗國相有書致寒暄於省府  
欲命惲爲答書惲曰境外之交非人臣所宜此范  
文正書諭元昊遂得罪於裕陵也可不戒哉遂止尋兼中書省  
左右司都事治錢穀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至元  
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論列凡百五十餘事烏臺筆補云在臺凡  
三十有二月得臺綱書時都水劉晏交結權勢沒官糧四十餘  
萬石惲暴其姦利且言晏監修太廟畢功特轉官錫賞今纔數  
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權貴不能容出爲平陽路判  
官十四年除翰林待制太子真金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日  
曰廣孝立愛端本進學擇術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  
邪納諤幾諫從諫推恩尙儉戒逸明分審官凡二十篇太子覽  
之喜令諸皇孫傳觀稱其弘益良多十九年改山東按察副使  
民編集載建白踰年移疾歸二十二年召爲左司郎中時右丞  
便民三十五事

盧世榮方枘用屢趣不赴或問其故憚曰力小任大剝衆利已未聞能全者遠之尙恐見免况可近乎二十六年擢閩海道按察使奏言福建所轄郡縣連山距海實爲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以來官吏貪殘故山鬼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及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行省官僚宜特選清望素著者使鎮靜之庶幾治效可期盜風可息會入覲見帝於柳林上萬言書陳時政授翰林學士成宗卽位獻守成事鑑曰頒憲章以一政體定制度以抑奢僭節浮費以豐財用重名器以攬威權置廉司以勵廉官嚴保舉以覈名實設科舉以收人材汰吏員以清政務恤軍民以固邦本復常平以廣蓄積興屯田以省遠餉感和氣以消水旱崇教化以厚風俗減行院以一調遣絕交貢以示曠度凡一十五篇奉敕纂修世祖實錄

度上聖訓六卷元貞五年乞致仕卒封太原郡公諡文定其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烏臺筆

玉堂嘉話并秋澗集合一百卷曾孫遜志見忠節傳  
司口炊酌藝林泳游書圖上格君心語爲時補萬言百篇  
不厭畎畝

田茂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父忠避兵高唐州遂家焉復始  
生有奇光照室及長性簡重美丰儀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領  
東平行臺招諸生肄業請元好問校之入選者四人復爲首徐  
琰李謙孟祺次焉初掌行臺書記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  
應奉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  
諷意世祖顧之喜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十四年出僉河北道  
事尋召還遷翰林直學士以州郡校官多不職建議定銓選法

帝屢命至榻前面授詔旨每具草進悉曲當上意會立尙書省  
帝急於擇相召復入便殿問曰朕欲命卿執政何如復謝不足  
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強先是桑哥當  
國復嘗被命撰輔政碑文及敗詔有司踣其碑復坐是免官成  
宗立以舊臣入朝除集賢學士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  
定釋奠雅樂曲阜林廟戶不宜聽有司併入民籍其後賜孔林  
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通考云奉詔作曲阜廟碑大德三  
年彗星見又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  
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  
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亦多采用一日帝召問曰中書  
庶務繁重左相難其人卿爲朕舉所知復以哈剌哈孫對帝大  
喜卽命入相復亦拜翰林學士承旨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曰

惜名器明賞罰擇人材詞皆剴切遙授平章政事力辭不許未幾乞骸骨詔給半俸終養卒年七十七諡文康有靖軒集五十卷傳于世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父公淵遭金亂其兄三人挈家南奔公淵獨誓死守墳墓伏草莽中諸兄呼之不出號慟去卒得存其塚而兄輩竟不知所終構少穎悟弱冠以詞賦中選爲東平行臺掌書記叅政賈居貞一見器重俾其子受學焉至元十一年授國史院編修官丞相伯顏將南伐命先下詔讓宋構屬詔草進世祖大說宋亡構與李槃同被旨詣臨安收三館圖籍并太常天章禮器儀仗歸大都遷應奉翰林文字歷吏禮二部郎中治事無缺緩同列見構署字不復視成牘以行慮囚河南多所平反改太常少卿考輯因革定親享太廟儀注擢治書侍御史屬

桑哥爲相俾與平章不忽木檢覈燕南錢穀兼督逋負以十一月晦行期歲終復命明年春還宿蘆溝驛度逾期禍且不測謂不忽木曰設有罪構當身任弗以累公也會桑哥誅乃免成宗嗣立由侍講爲學士纂修實錄成命叅議中書省事有上書陳利便請搜括江南田賦者執政欲從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執不可得不行武宗卽位以纂修國史拜翰林學士承旨未幾疾卒

袁桷墓誌云贈大司徒諡文肅

構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祖宗謚冊冊

文皆所譔定朝廷有大議必咨訪焉喜薦引寒士前後省臺翰苑所辟無慮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子士熙士點皆以

文學世其家仕至臺察

書史會要云士熙書法清潤完整士點善大字亦能篆

程文海字鉅夫後避武宗諱以字行更號雪樓其先自休寧徙

郢之京山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甫弱



冠入爲質子授管軍千戶遂家焉至元十七年召見條對朗徹  
命給筆劄立書二十餘紙以進帝奇之問今居何官曰千戶帝  
謂侍臣曰朕觀此人貌應貴顯聽其言論尤明敏有識者授應  
奉翰林文字且曰自今政事得失朝臣邪正宜皆爲朕直言鉅  
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身得蒙知遇敢不竭力以報尋進修  
撰累遷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奏言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  
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  
縣下至曹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曆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  
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保書其在任月日功過於後秩滿有  
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僥  
倖又奏請通南北選法置貪贓籍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見施  
行賜地安貞門以築居室加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首

陳興建國學畧曰臣聞家國天下必需才以爲用而人才之盛全在教育之勤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邇來寥寥無幾何矣而主國論者視學校爲不急謂詩書爲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望陛下明詔有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爲國人矜式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必使廷臣擇可爲人表儀者條具奏聞視教化之興廢爲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蠲免賦役庶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才之患又言省院諸司皆叅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使不用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不宜過於區別

前後疏語俱出名臣奏議

帝命爲

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且年少帝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兼用南人詔鉅夫仍集賢直

學士兼侍御史行御史臺事訪求江南人材鉅夫入奏曰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用於時細而可驗於事蓋無所不該矣今出使者皆昧淺不達聖見止以卜相符藥工伎爲好人之尤此何謂也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臨行密諭必致此二人來鉅夫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冠宋珣顏孔洙曾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

宋史新編云文海嘗荐宋臣二三人以謝枋得爲首辭不赴

當桑哥

專政法令苛急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尙書省鈎考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尙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

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  
皆不允仍還行臺已改閩海道廉訪使上言比年刼盜殺人者  
所在多有一經告發巡尉吏卒名爲體覆而被盜之家并其鄰  
右先已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教以轉扳平民坐展歲月幸而  
成罪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於獄者反十四五  
况刼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刼者誰敢告  
發盜勢日張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諸藏兵器者論死况以兵  
器行刼而罪止於杖此何理也今後強盜持軍器刼人財物應  
照藏兵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報庶使凶人警畏平  
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補成宗大德八年召拜翰林學士會  
星變應詔陳弭災五策曰敬天尊祖清心持體更化帝稱善武  
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錄三年復拜山南江北道廉訪使召赴

闕賜對便殿留爲翰林學士承旨皇慶改元預修武宗實錄時  
亢旱應詔陳桑林六事忤時宰意仁宗遣近侍勞之曰中書集  
議惟卿所言甚當後臨事其極言無隱於是詔鉅夫偕平章李  
孟叅知政事許師敬議行科舉法鉅夫力言經學當主程朱傳  
註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帝命草詔頒行以病乞骸骨給驛南還  
家居五年而卒年七十餘泰定二年追封楚國公諡文憲

書史會要

鉅夫字履純正下筆  
史記今書考工大字

問曰士不求知惟君求士載路于旌盈門文幣在野罔遺  
拔茅以彙上有好賢實自隗始

唐仁祖字壽卿畏兀人祖曰唐古直年十七給事太祖屬之皇  
子拖雷曰唐古直可任大事未及用而歿于孫因以唐爲氏仁  
祖少穎悟尤達音律中統初詔詣其冑爲質世祖親閱之見仁

祖曰是唐古直孫邪聰明無疑也俾習國字至元中授翰林直  
學士歷叅議尙書省事時桑哥秉政威方熾仁祖論議不回屢  
忤其意改工部尙書欲以曹務煩劇重困之尋出使雲中桑哥  
考工部織課稍緩怒曰誤國家歲用亟遣騎追還督工且促其  
期曰違期必致於法仁祖退召諸署長從容語曰丞相怒在我  
不在爾輩幸各自勉力衆感奮晝夜加功期未及而織已辦旣  
而桑哥繫獄命仁祖往籍其家明日以左右之援復釋衆皆駭  
曰仁祖曰怒虎之威可再犯邪悉踰垣以竄仁祖不爲動及桑  
哥敗遷翰林學士承旨遼陽饑偕左丞相忻都往賑忻都欲如戶  
口大小分給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長矣可盡以大口  
給之忻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於惡邪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  
衆已灼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成宗卽位尊大母元妃爲皇太  
續弘簡錄

后以仁祖善書特勅書冊文復奉詔督工織絲像世祖御容越三年告成大德五年再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卒封涇國公諡文貞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潞縣人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中書省辟爲掾辭不就世祖卽位擢翰林待制兼興文署奉旨程試上都龍興等路儒士遷直學士與耶律鐸同修實錄出爲山東四川按察使有婦毒殺其夫者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富商所貨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白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初起爲太子賓客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敦本抑末清心聽政寡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之人時赴經筵

講讀經史帝及皇太子皆嘉納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每自  
言平生於恕字有得廉希憲當時名相慎許可嘗語人曰方今  
文章政事兼備者王國賓其人也卒封潞國公諡文貞

劉賡字熙載威州洛水人祖肅金詞賦進士爲新蔡令有循聲

金亡依東平嚴寶辟左司員外郎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綿十萬

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請於寶奏罷之商挺墓碑云漕渠決河間散水口役夫萬

人主役者且築且穴無已時肅白嚴寶數其慢不時塞言于朝卽減其役世祖居潛邸以肅爲邢州

安撫使至則興鐵冶以足國用造楮幣以通民貨公私賴焉中

統初擢真定宣撫使時新鈔行銀鈔不用民囁然莫知所措肅

建三策一曰仍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

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遷右三部尙書嘗集諸家易說名曰讀易

備忘以年老致仕卒諡文憲賡幼有文名至元十三年以薦授



國史院編修官辟司徒府長史由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時中

丞崔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皆平受獨見賡則待以上賓

禮成宗大德中遷翰林直學士

續資治云奉使宣撫山右賡言平陽僧察力威犯法非一有司

憚其豪強不敢問問臣等至潛逃京師宜

拘送其所遣省臺宣政院官雜治從之武宗至大二年拜禮

部尙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

補吏莫不爭先有一生親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

以告曰我齒頗少願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之別爲書薦

其人反得先用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爲美德仁宗皇慶中除

集賢大學士尋復入翰林爲承旨泰定元年集議上尊號賡獨

抗言不可事遂已卒年八十一

虞集神道碑云賡官一品年七十而父慈無恙賡躬奉食飲候

寒暄晨昏不懈仁宗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賜

爲扶掖都人相賡久典文翰以耆年宿德爲六朝所推重云  
與詠歌稱盛事

暢師文字純甫南陽人父訥有詩名注地理指掌圖仕爲汴幕  
官師文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世祖至元五  
年上書陳時政十六策丞相安童奇其才辟爲右三部令史伯  
顏伐宋選爲掾從定江南及歸舟中惟載書籍編平宋事續上  
之除潼川路治中修府舍發地得銀五十錠諸寮皆分取獨師  
文不受用以修廟學已拜監察御史上所纂農桑輯要書尋遷  
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舍教民種藝法改僉山南道事松  
滋枝江有水患歲役夫防水往返數百里民苦供給師文以江  
水方安流悉罷其役成宗大德二年入爲國子司業移疾家居  
十年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武宗至大初預修成宗實  
錄三年請補外除太平路總管時大旱當塗民坐殺牛祈雨囚  
繫者六十餘人師文憫而出之公田之米積盈屋師文曰我家

幾人能盡食此呼貧士及細民恣其所取仁宗皇慶初復入翰林爲前官奉旨撰王勃成道記序延祐改元拜翰林學士四年秋主試河南歸卒于傳舍葬襄陽峴山追謚文肅

袁桷字伯長慶元人幼學文脫去凡近長益留心典故常謂宋末文弊溫克自奮厲希古作者舉茂才異等授麗澤書院山長成宗大德初以薦改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旣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吉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蘭栗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

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與制議郊用  
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  
地而遵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洽多采用者  
轉應奉翰林文字請購宋遼金三史遺書并上國學議曰成周  
國學之制略見於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於文王世子三代  
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  
制微附益之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承唐舊而國學之制  
日廢至於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  
謂三舍法者崇寧宜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攷又  
甚夫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楊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  
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  
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而國朝國學定制深有典樂教胄子之

古意僅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爲問難以盡其義至於當世要務則略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如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法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蘓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磨腐古做止於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髻亂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茂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於宋世之末尙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制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於行事者皆本於

節用愛人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於六經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嘗以儒詬訕由國學而化成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儒何以能病於世哉見名臣奏議歷拜集賢直學士久之移疾去英宗至治初遷翰林直學士泰定初辭歸卒封陳留郡公諡文清所著有易說春秋說及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書史會要云書從晉唐中來自成一家元詩選云梅家固多藏書又親見中原文獻其學最爲有本後修三史詔求郡國遺文故事惟袁氏所傳爲極多

冊曰權在轉移士風成習言大而夸用之則格砭砭窮年于世奚益繪句締章見應面赤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後徙真定少工文辭達國體世祖至元

中丞相和禮霍孫以司徒開府奏授國史院編修官兼司徒府  
掾尋拜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修史事先是叅政郭佑爲中丞  
時曾奏誅盧世榮等桑哥銜之至是誣以他罪約上章直佑冤  
奉命按成都轉運使王鼎不法劾罷其官轉御史臺都事調中  
書右司員外郎成宗卽位約陳時政二十二事曰實京師放差  
稅開獵禁蠲逋負賑窮蠲停冗役禁鷹房振風憲除宿蠹慰遠  
方卻貢獻詢利病利農民勵學校立義倉蠲稅戶重名爵明賞  
罰擇守令汰官屬定律令革兩司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  
行省一責成於六部歷兵禮二部郎中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  
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備纂錄立供需府以專供億皆允行拜  
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除太常少卿命獄畿內釋  
無罪者八十六人因議鬪毆殺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爲令特拜

刑部尙書仁宗自懷州入清宮禁以安西王阿難答與丞相阿忽台等謀逆命刑曹按其狀約曰在法謀逆者不待拷掠當速決獄遂定仁宗在東宮思得約自輔擢太子詹事丞從幸五臺山約諫不可久留卽日還初安西王封於秦旣國除其版賦已入詹事院至是大臣奏請封其子復國仁宗問之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將來議遂寢詔立左衛率府摘侍衛軍萬人爲東宮衛兵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衆難之曰東宮非樞密使邪約曰詹事東宮官也豈可預樞密事仁宗復召問對曰皇太子事不敢不爲天子事不敢爲仁宗悟竟罷其議同列復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約屏人語曰左衛率府舊制所有今置右府何爲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君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



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媿曰實慮不及此又欲取福建繡工童男女約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兄弟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邪仁宗稱善者再三家令薛居敬上言陝西分地五事請往經理約不爲署行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一日約啟事有宦者侍側帝問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約曰宦者善惡皆有之但惡處置失宜耳帝悅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在西園觀角觝戲方取繒帛爲賜約入遙見問曰汝何爲來此仁宗遽止之又欲觀俳戲事已集而約至卽命罷去仁宗將正位用陰陽家言欲御東宮之光天殿約言於太保曲樞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太保入奏遂出御大明殿中書奏約爲陝西參政帝怒特拜河南右丞會詔更錢鈔法且今天下稅盡收至大鈔

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衆疑方詔旨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行省丞相卜憐吉台稱善遣使白中書省臣大悅遂徧行天下皇慶改元卽日命中書省曰可速召汴省王右丞來約至入見特拜集賢大學士首奏卜憐吉台勲閭舊臣不宜久居外省卽召入封河南王又建議行封典禁服色興科舉皆著爲令疏薦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揭傒斯成都儒士楊靜致仕知府輔惟良叅議李源員外郎曹元用皆除擢有差延祐二年遣大臣分道宣撫命約巡行燕南山東道使還拜樞密副使以年七十致仕丞相拜住尊禮老成傳詔起約復拜集賢大學士每日一至中書議事廷議罷征東行省立三韓省約曰高麗去京四千里地瘠民貧藝俗雜尙非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

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議不行高麗人聞之圖其像歸祠而祀焉文宗至順四年卒年八十二皇太后聞之遣徽政院官致奠所著史論及潛丘藁各三十卷嘗于大德七年按問高麗國事歸著高麗志四卷

冊曰友于之際以功建儲庸人妄作禍基錙銖從容調護安於覆孟苟非首德寧具遠謨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犖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吾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所弗逮也又奇之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此吾志也世祖至元中由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桑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歸既而起爲御史臺都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

出誠有罪邪則我旣爲同僚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久之遷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成宗大德初有暴風星芒之變敏中論事之本政之先其畧有七日畏天敬祖清心持體更化察吏治除民害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嘗以法繩貴倖發廩賑災民被實惠累擢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姦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武宗嗣位召至上京庶政多所更定加皇太子贊善仍面議省事歷翰林學士承旨上言陛下卽位之日遵述世祖成憲頒降明詔播告天下至謂除樞密院御史臺設政宣政二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啓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三十年已後諸衙門改升初後多冗員非世祖定制者從省臺分別裁罷詳此二

作聖意之所以假權中書界重憲臺者昭然可見然欲得患失與喜奪悲人情所同慮或妻非之言伺便而入浸潤膚受謗歸省臺儻省臺一搖政本隨易願密過潛弭則事權自一紀綱自振仁宗然其言延祐五年卒于家追封齊國公諡文簡爲文理簡辭明有中庵集二十五卷

尚野字文蔚其先保定人後徙滿城幼穎異好學世祖至元中以處士徵爲國史院編修官改懷孟河渠副使會遣使問民疾苦野建言水利有成法止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事聞于朝河渠官遂罷成宗大德六年遷國子助教諸生入宿衛者歲從幸上都丞相哈剌孫命野分學于上都往教之誨人先經術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嘗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苟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時學舍未備野

請於御史臺出帑藏所積大興建以聚生徒武宗至大初除國子司業近臣奏分國學西序爲大都路學帝已可其奏野謂國學郡學混居不合禮制事遂寢尋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詔赴吏部試用廢補官多所寬假或病其太優野曰今初設此法冀將來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衆乃服仁宗延祐初收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未幾移疾歸滿城四方來學者益衆卒封上黨郡公諡文懿

李本魯神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真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州之順陽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神顓江舟中釜鳴者三舟人以爲異稍長卽勤學父歿家計漸落神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學行爲州里所重嘗夜夢大鳥止其居翼覆軒外

舉家驚異出視頃之冲天去明日狝至狝始名思溫字伯和克  
翁以夢故爲易今名字已復從京兆蕭軒遊學士姚燧以書抵  
軒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倫者于是軒以女  
妻之中州志云鄆人李友端者號貞隱先生有女成宗大德中  
授襄陽教諭以書謁行省右丞王約約奇之署爲汴梁路學正  
會修世祖實錄燧首以狝薦授翰林編修官仁宗延祐五年拜  
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狝言皇太子正位東宮旣立詹事院  
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爲師保實贊俾盡心輔  
導以廣緝熙之學尋劾中書叅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傳  
旨改明善他官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  
得用狝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概加屈抑恐未足盡天  
下持平之議自今凡吏進者宜不得過五品因著爲令除右司

都事丞相鐵木迭兒專刑戮以復私憾辭避去及拜住爲相使人勞勦強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兼領拜住嘗謂神曰爾可作宰相否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稱德才量四者皆備乃是當耳拜住大悅曰微公不聞此言傳右司員外郎預修大元通制書成命神爲之序序曰至治二年冬十一月帝以皇元列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黜陟之所可否禁頒戡暴仁恤元黎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益月增散在有司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譎行私仁廟御極之初特命省臣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爲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書成勅廷臣相與定正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上御樓殿復命侍御



史曹伯啟學士曹元用等會集中書省臣張珪王約共加審定  
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增入名曰大元通制命卿序之  
卿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燦如列星  
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爲  
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  
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古之制也  
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  
損益以就中興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皇上繼志於今萬  
世慮也雖然明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矜折獄  
有司之法守親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與泰定元年遷  
國子司業尋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稱請各室增設  
都監官內外嚴置宿衛巡警永爲制又纂修太常集禮書

成未上有旨命兼經筵官

經筵錄云翀在翰林進講罷上問曰

白鹿洞如五穀上曰然則儒賤耶對曰黃金白

學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虛大位以俟明宗翀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宜攝位以俟其至文

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爲禮儀使詳記行禮

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爲

皇帝字乎大笑以笏還之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命藏之奎

章閣會立太禧院改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迎駕至

龍虎臺帝問子翀來何緩院使阿榮對曰翀體肥不任馬以是

來緩帝嘗問阿榮曰子翀談論如何曰翀所談皆義理之言也

從幸上都奉勅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回當還汝潤筆資遷集

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翀以古者教必有業退必有舍舊制弟

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饜口腹孰若

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搏集之得錢二萬緡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官之帝師至自西番命朝臣各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寧宗卽位大臣有謂赦不可屢下者翀曰上以聖子神孫繼人統當與天下維新今不頒赦是使收怨於新造之君也皇太后以爲宜從翀言議乃定順帝元統初出爲江浙叅政逾年遷學士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不赴卒封南陽郡公諡文靖翀爲學一本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有文集六十卷 子遠字明道以廕作祕書郎轉襄陽縣尹須臾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

餘人與賊拒戰俄賊大至遠遇害其妻雷爲賊所執欲妻之詆賊曰我叅政家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生乎亦見殺有詔並加褒卹

間曰爲聖人徒以道自任守正不阿寧直無佞從廣衆中舉觴立進千秋美譚百世可奮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汝上幼嗜書每夜讀常達曙不寐始以鎮江路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閣復於四方士少許可獨召見出所爲文示之元用輒指其疵復大心折薦爲國史院編修官卽諭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供史職中書省辟爲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三俊除禮部主事時累朝皇后皆未有諡號元用言后爲天下母豈可直稱其名宜加徽號以彰懿德英宗躬修祀事銳意禮樂其郊祀儀注鹵

簿與服之制率皆元用裁定初太廟九室合饗於一殿仁宗無  
室可附乃於武宗室前結綵爲次英宗召禮官集議元用言古  
者宗廟有寢有室宜以今室爲寢而更營大殿於前爲十五室  
帝嘉其議授翰林直學士至治三年夏有日食星變之異詔議  
所以弭災者元用以修德政慎起居爲言八月南坡之變賊黨  
遽至京收百司印並趣兩院學士北上元用獨不行曰此非常  
之變吾寧死不屈從也泰定二年轉禮部尙書遇大朝會命爲  
總儀使申卷班之令俾以序退爭門而出者有罰至太醫儀鳳  
教坊等官不當序正班令自爲一列後皆遵行平章徹里帖木  
兒欲罷科舉法元用謂國家文治所繫不宜輕罷止當革冒濫  
嚴考覈以收真才之用又欲損太廟四時之享止存冬祭元用  
謂自古禴祠嘗烝時享不可闕一乃經禮之大者豈可惜小費

而妨大禮朝議是之已拜翰林侍講學士兼經筵官預修仁英  
兩朝實錄纂集大元通制譯唐貞觀政要書成皆行於時文宗  
天曆二年遣祀曲阜還以孔子像及代祀記獻值太禧宗禋院  
副缺中書奏以元用補充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  
行將大用之矣會卒帝嗟悼良久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獻有詩  
文四十卷號超然集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廬龍有名山者太祖時爲平陽路都元帥  
子孫徙清州遂家焉顥幼篤學稍長游京師登翰林王磐安藏  
門磐燕金典故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薦顥入宿衛尋  
爲仁宗潛邸說書仁宗奉母出居懷慶顥從行日開陳以古聖  
賢居艱貞之道及卽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仍宿衛  
禁中伺帝燕閒輒取聖經所載大經大法有關治體者陳說每

見聽受當羣臣入奏帝望見顥至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  
事矣帝欲用顥爲中書平章謝曰臣無汗馬之功又乏經濟之  
畧一旦寘之政府徒速臣咎顥得朝夕左右獻替可否庶少裨  
聖德亦以全臣愚忠帝乃允仁宗崩顥辭祿家居者十年文宗  
初復起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興文治增國學弟子員蠲  
徭戶徭役皆見嘉納顥先後居集賢署薦牘累數百有許之者  
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蔽賢誠所不忍也順帝元統初扈蹕上  
都帝命造膝前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  
隱後至元四年致政命食全俸于家卒年七十六追封荊國公  
諡文忠顥出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士大夫因其薦拔至顥  
列有終身莫知所自者歐陽玄爲祭酒與顥同考試國子伴讀  
每一卷出顥必詳觀之苟得片言善卽爲色喜冀選列玄歎曰

陳公之心蓋篤於仁而踰於厚者真可使鄙夫寬薄夫敦矣于敬伯至正中爲中書平章政事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高祖廸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徙爲起巖母丘氏方娠有蛇長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遂驚而誕幼隨父四川儒學提舉範學家貧下帷教讀嘗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教諭中延祐首科進士第一除同知登州事特旨改集賢修撰俄選爲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賄敗臺臣遵旨就廟堂逮之下吏丞相倒刺沙疾其推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罪欲寘重辟起巖以新除免卽抗章曰臺臣按劾百官論列朝政職也今以奉職獲戾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且世皇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陛下勅法祖宗今臺臣坐譴公論杜塞祖制將安在章三上



不報起巖爭愈力帝感悟事得釋累拜太子贊善轉禮部尙書  
文宗親郊起巖充大禮使導帝陟降步武有節帝嘉悅賜資優  
渥命參議中書省事寧宗崩有妄男子上變言部使者謀不軌  
按問無實法司援唐律告叛者不反坐起巖奮謂同列曰方今  
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誅以杜奸謀慮妨大計趣法司具獄  
人心肅然中書方列坐銓選起巖薦一士可用丞相不應起巖  
卽攝衣起丞相以爲忤已調翰林侍講學士兼修三朝實錄已  
轉燕南廉訪使渾沱河水舊爲真定害起巖請封河神爲侯爵  
而移文責之復修其隄防淪其湮鬱水患遂息尋擢翰林學士  
承旨丞相別兒怯不花爲臺臣所劾去位未幾再入諷詞臣言  
臺章非是起巖執不可聞者壯之拜御史中丞諭事劉直無顧  
忌與時宰多不合會修宋遼金三史再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

其官起巖熟於累朝典故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五遂乞歸卒之日清貧如故諡文穆先是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都明日丙子皇孫降生于儒州是夜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爲仁宗始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居第一論者以爲非偶然也起巖博學能文善篆隸有華峯漫槩華峯類藁金陵集各著藏于家

冊曰制科之典匪爲捷徑明道通經服於古訓致身登朝逢時協運煌煌巍科豈曰偶倖

宋本字誠夫大都宛平人自成童好聚經史日夜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已嘗從父禎官江陵就王奎文講明性命義理之學造詣日深年四十始還燕英宗至治元年廷策天下士本居第一

修撰秦定元年春改監察御史首言南坡之變逆首雖  
其黨僅竄嶺南乞正天罰盜竊仁廟金主本言在法民間失  
盜捕違期不獲猶治罪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皆當罷又  
言中書宰輔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壅滯機務乞  
戒飭臣僚自非入宿衛日必詣所署治事又言太尉司空司徒  
之職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皆不報踰  
月四國子監丞夏風烈地震命百官譴彈災法時武衛士自北  
方來者百十爲羣剽殺桓州道中旣逮捕丞相旭邁傑奏釋之  
有蒙古千戶宿邸中見民朱甲妻女還邸門悅之奪以入朱泣  
訴中書庇不問本以與議抗言結逆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  
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伸則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迭見職  
此之由辭氣殊激奮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丞相餌刺沙當國

以私意欲因赦而酬累朝買刳獻寶之直且復英廟至今奪官者一日自禁中來集條佐出詔槩以星孛地震赦天下本讀竟曰今天警災異而畏獻物未酬者憤怨此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視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賊機者將治之邪抑置不聞邪宜詔畢本遂稱疾不出文宗至順初擬奎章閣供奉學士進禮部尙書兼經筵官寧宗崩順帝未立皇太后在興聖宮遇正旦議循故事行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而罷大明殿朝賀衆從之元統初拜西臺侍御史未行復留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尋轉集賢直學士兼祭酒卒于官本以扶植斯文自任知貢舉取進士滿百人充讀卷官增第一甲爲三人父官南中清慎自持饘粥恒不給本弱冠卽聚徒以養親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執紼者二

千人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謚正獻弟瑩字顯夫泰定元年進士官翰林直學士謚文清與本齊名時稱二宋

謝端字敬德四川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十歲能作賦弱冠與大都宋本同師王奎文講明性理之學又同教授江陵城中以文學齊名時號謝宋史杜宣慰荆南數加延禮薦之楚樞樞方以文名自負少許可間出所爲文示端一讀即能指摘其用意所在樞歎獎不已仁宗延祐五年擢進士乙科授同知湘陰州事歲滿遷太常博士坐失太廟金主罷去尋除翰林修撰出國子司業超遷翰林直學士時國家崇號慈極升補先朝加封宣聖考妣制冊多出其手預修三朝實錄及累朝后妃功臣列傳稱其有良史才文宗初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嘗語近侍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未識謝端耳後竟

不及用與趙郡蕪天爵同著正統論辨金宋正統甚悉其文章嚴謹有法寧約近瘠毋奢滋駁世多傳之

嚳嚳字子山號正齋丞相不忽木子也本康里族故人每稱爲康姓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道得諸父兄家傳長襲宿衛山集賢待制遷秘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畱日歷拜禮部尙書故事大樂教坊隸本部遇公譙衆伎雜陳嚳嚳端坐不一視僚佐以下皆肅然累遷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先是文宗勵精圖治嚳嚳嘗以聖賢格言講誦帝側禪益良多及順帝立嚳嚳日侍起居勅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反覆紬繹必使理明辭達感動帝衷乃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喜誦說嘗於經筵時力陳商英所言七臣狀左右皆錯愕然素察其誠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

名書懷慶取郭忠恕北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諫遂亡其國一日覽宋徽宗畫帝稱善不置懷慶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由此致人君苟能爲君則宅非所尙也或遇天變民災卽憂見顏色乘間進言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譬如慈父於子愛則教之戒之子能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帝每虛已以聽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儒臣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前志願足矣故凡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官屬懷慶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朝廷之大四海之富一學舍不能容邪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就

命屢屢兼提調因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時科舉既  
廢乃從容爲帝言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  
嘗進讀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時修宋遼金三史恐歲久闕  
逸後復科舉開史局增講官皆從其請又請行鄉飲酒禮於國  
學使民知遜悌及褒貶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並報可  
屢屢以重望居高位而雅好儒士以故四方士大夫翕然萃其  
門或言儒有何可好君愛之若饑渴對曰世祖以儒足致治命  
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裕宗做書當時御筆於學生  
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  
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  
卿從許衡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耳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  
祖神宗篤好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



倫咸得國家咸理違之則否雖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言者色阻既而出爲江浙平章逾年復以學士承旨名還時中書平章闕近臣欲有所薦以言規帝意帝曰平章已有人今行半途矣嚶嚶至京七日感熱疾未及用而卒家貧無以爲歛帝聞之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爲之代償生平刻意翰墨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縑片楮人爭寶之諡文忠

輟耕錄云皆問客云

一日能寫幾許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嚶嚶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而輟筆別號恕叟又號蓬累叟

兄回回字子淵嗜學能文成宗朝由太常少卿累任河南道廉訪使時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納璘爲郎中每格不下丞相怒欲山之回回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爲名臣駙馬家奴多強市民間物按之無所寬泰定初授翰林侍講學士文

宗嗣位除宣政院使奏請沙汰僧道以免惑世誣民其所有田

畝宜同民間一例輸賦不省尋擢中書右丞力辭去與弟屢屢

皆負時望世號雙壁云正字通云屢音撓俗作屢者誤書史會要云正書宗顏魯公甚得其體

冊曰立學崇師教國子弟賢才輩出不顯亦世制舉復興

館閣無廢爲時名臣家楨國士

李好文字惟中開州東明人梧溪集云幼力學家苦貧夜就隣

一日值雪抵村舍媼貸斗麥媼却日子奚拙耕好文曰英宗至

吾目耕耳其意氣自若也既而諺曰目耕夜分李好文治改元登進士第由濬州判授翰林編修官泰定中除太常博

士先是太廟皆範黃金爲主每被盜竊好文言在禮神主當刻

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凡遇大典禮

率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曩者有詔集禮止令各郡縣置

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乃白院長

選僚屬出架閣文牘資其采擇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太常集

禮得旨頒示中外

又云至順皇帝祭太廟乘馬至裏橋無疎諫止者好文膝行阻橋日請皇帝下馬上如其

言問左右爲誰

特授禮儀院使順帝元統初改監察御史時星文屢示儆帝以

世祖在位久思欲祖述詔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於

古未聞且襲其名而不責其實未見有益因言時政不如至元

者數十事不報錄囚河東有王傳撤都刺以足踢人死衆曰殺

人非刃罪止杖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刃竟抵法旋白上黨義

婦寃行省爲之震動至正改元遷國子祭酒

又云從容語上宜躬祀孔子上敬納

之中書請以重臣代丞相代祀始此會上丁夜有中丞屏驕從

入禮殿弟子員誤過之翼旦督刑曹問所過者一監驤然好文

遂解印丞相以聞中丞詣謝乃已未幾拜西臺治書侍御史西

川奉使者以私憾摭拾廉訪使曾文博僉事兀馬兒王武等它

事文博死於道兀馬兒自誣服惟武不屈好文怒曰奉使代天

子行事當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郡縣未聞劾一人獨風憲  
之司無一免者此豈正大之體乎率御史力辨武等枉并言奉  
使不法者十餘事六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兼祭酒詔開端本堂  
皇太子入學命好文以學士兼諭德好文上宰相書曰三代聖  
王莫不以教胄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  
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  
德華純樸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闢奧則不足以啓迪  
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承國家之盛事如好文者天姿本下  
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成章句之好寢以事廢驟膺重托  
荷負誠難必別加選掄庶青宮有得人之助豎儒免妨賢之譏  
丞相以其書聞帝不允乃就職又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  
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摘其要畧釋以經義

更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經旨者加以所見攷大學衍義例爲書十一卷名端本堂經訓要義帝命授太子習焉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宋金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曰大寶錄復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所當法戒者爲書曰大寶龜鑑備錄以進久之遷翰林學士承旨屢引年乞致仕仍給一品祿終身好文爲監院使時有劉聞者字聞庭江西安福人登天曆進士官太常博士帝將有事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帝斥否聞對曰春秋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祖廟之祭未聞僖

公不拜帝乃下拜改閭翰林編修官宋史成進修撰著春秋通  
旨容齋文集若干卷

歸賜字彥溫汴梁人將生時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  
來掩故名賜學無師傅而精敏過人文宗至順元年成進士同  
知潁州事鉏奸擊強人不致以年少易之順帝至元五年杞人  
范孟諫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殺行省官屬使賜北守黃河口  
賜拒不從賊怒繫之獄及賊敗汴賊者皆獲罪賜獨免同里有  
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炳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  
時人爲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自此名譽大著明年拜監  
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卽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  
數爲之賜以上尊已而辭官歸養親汴上至正七年除右司都  
事順江渠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

臣將許之。賜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果設郡縣，有事不  
救，則率來附之。誠救之，則疲中國而事遠畧，所謂獲虛名而受  
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慙  
何相抗？」乃爾究策。將安出？賜曰：「可授渠長宣撫職，勿責其貢賦。  
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遂從其言。宋元通鑑云：時京師苦寒，  
相索在官皮服予之。賜曰：宰相當以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莫若錄其饑寒者賑之可也。明年，轉參議樞密  
院事。時方國珍未附，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致討，師潰，被執。將加  
之罪。賜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  
是棄之死地耳。宜募濱海民善水性者擒之。旣而國珍遣人從  
朵兒只班走京師，請降。賜曰：「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  
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後果屢  
用。賜言：「九年改禮部尙書會開端本堂，皇太子就學，召賜爲

質善賜言師傳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亦以次列坐止虛中位以待至尊臨幸否則師道不立矣時羣臣言人人殊卒從賜議俄以疾辭三遷皆不起使者敦迫始興疾至京師以集賢學士致仕給半俸終身辭不受間關避兵至解州夏縣居焉皇太子出冀寧強起之居數月復還卒于夏縣先是賜在上都時脫脫自甘肅還且入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外郎李稷謁賜私第授脫脫命屬草詔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業當命詞臣視草今屬筆於賜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帝命爲之奈何賜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屈乃已

州後徙蔚州又徙宣德始卜居夏縣以老

一續志云賜致仕後初僑居弘

刪曰弗爲威懾弗爲權辱熟灼順逆不移如山漢元交趾  
光武玉關法古長策靡有後艱



續弘簡錄卷二十二終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三

臺諫一

姚天福 高鳴 陳思濟 魏初從祖 劉宣 張孔孫

崔或 崔斌 相威 亦力撒合 陳天祥兄 申屠致遠

董文用弟文忠 郭貫 郝天挺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後徙鴈門李本魯神道碑云系出唐相元崇幼讀春秋

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丞世祖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天

福爲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

兒思謂不畏強悍猶虎也輟耕錄云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

者罪已不在有因曰天福曰巴兒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

之紀者汝抨擊之母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阿合馬理財姑釋

問仍加厚賜天福曰臣職居彈擊惟負爵祿是懼敢貪賞以重

臣昇

碑云上引唐太宗實錄事精之時御史臺置二大夫對曰言臣分也受賞非分也幸不受

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

頭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頭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

則素不可理帝名玉昔帖木兒及孛羅諭之孛羅以年少引退

按行畿輔有監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

之以徇豪右惛服

碑云監大名敢普得罪御史按之不服天福入境廉得其死罪十有七俄以宥免經臺門

大詔天福急補之檢行囊得賂侍御史安元失納救免狀明日

陸奏上曰彼七死猶赦汝欲何為天福對罪十有七條赦七畱

十餘誰歸上悟戮敢普而斥安安既斥猶與兩落雙陸禁

中天福曰安庶人耳豈得與大臣狎叱令起一座皆失色十二

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御史大夫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

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

失之夜入帝臥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權臣不悅左遷衡州

路同知不就

碑云會駕北幸阿合馬馳騎士縛天福問其家脫稟數斛外得言事故葉羅綴苛毒天福抗聲曰乘

與行符戕害言臣宰相寧欲後歷任河東淮西湖北諸道按察  
反邪指拾無所得斥還衡州

使成宗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六年

卒稗云憲河東開廣賑太原民奏和糴朔方寇淮西免新黃賊

出獲歸民戶以萬數徒節湖北勅輔臣楚國公罪及按平濞道

息得五尸其一衣中得小印下令居員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

市辨之賊果耗遠哉輸粟濞陽民方饑而果賑縣民賴以生

輟耕錄云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

欽以成尸無傷憂憊不食其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

有釘塗其跡耳驗之果然獄定天福召欽詢問之欽因矜其妻

之能天福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

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慙卒

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贄為臣當罄衷以塞其職勿以未

亡人為邱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

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帝

笑曰已見恩母子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

輟耕錄云欽傳臣董文忠宣付

卒年七十三

冊曰侃侃直言不因賞勸去二首患破七死券雖由忠發亦本母媛卒揚令名夫復何憾

高鳴字稚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其賢遣使三聘之鳴乃起爲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薦爲彰德路總管

中州志云政暇前學舍親講經義郡邑知有經學自鳴始

世祖至元五年始

立御史臺以鳴爲侍御史時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各二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爲官外設人也俄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尙書尙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於一堂連署參決自免失政豈必別

官與坐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然其言  
議遂罷川陝盜起行省請急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  
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報所以重用刑惜民命也今從其請  
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令速止之鳴每以敢言  
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鳴年老  
後有大政就問可也官至吏部尙書

志云卒諡文獻有河東集

陳思濟字濟民河南柘城人以太器見稱於時世祖聞其名召  
備顧問既建省部俾掌敷奏時廉希憲行省陝西思濟實與偕  
行希憲入中書省思濟雖仍掌敷奏會阿合馬入省耻位在希  
憲左每欲肆意行希憲不從及去位省臣晨集僚屬皆惴莫敢  
前思濟獨以文牘進阿合馬輒於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  
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思濟神色自若已從希

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  
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證之御  
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爲辨訟設遂拂袖  
去出爲沁州知州遷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虞集神道碑云時  
盜起新昌玉山宣  
慰陳祐率師往討方立馬撫諭忽爲飛矢所中而墮或言賊中  
少年將與外寇合謀變軍帥將殺少年千餘人思濟曰千餘人  
無反狀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獻獄桐廬有囚羸瘠  
止此卻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乃止  
將死縱還家候期來決囚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白恐終不  
可保爲閱其案釋之轉陝西漢中道副使母喪歸起同知浙東  
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而浙東倉廩實卽令轉輸以賑碑  
桑哥司事過里算錢糧檄思濟分理浙東改池州路總管平章  
思濟曰浙西民貧而徵必煮燬得廢其行  
也連答兒勢方赫摘淘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止  
之累僉河南江北行省事卒封潁川郡侯諡文肅

魏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人從祖璠金進士補尙書省令史金將  
武仙軍次五梁山不進使璠往諭之璠直趨仙所仙引一吏與  
語璠大言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將軍奈何不加禮而欲  
以小吏置對且將軍跳山谷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  
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仙不能屈金亡璠北  
還憲宗聞其名徵至和林璠條陳三十餘事卒諡靖肅初其從  
孫也璠無子以初爲後初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爲文簡而有法  
比冠有聲中統初中書省辟爲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  
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  
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帝雅重  
璠名方之古直詢知初爲璠後歎獎久之授國史院編修官尋  
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



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於上都有不能爵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仍諭侍臣今後毋復爲此時褻焚未下將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根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遂免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歷官南臺中丞

間日稽古建官懸鞶褱鐸明日達聰下通民瘼自立內臺

直聲謬謬止羣受言皇儼益廓

劉宣字伯宜其先潞人也金末避地徙太原自幼喜讀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宣撫使張德輝至河東一見器重薦為中書

省掾暇則往從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為河北河南道勸農副

使至元中以丞相安童薦超拜吏部尚書續文獻通考云中書

驥議曰原交納所起漢唐以來皆未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

此以誘商旅為計比銅錢易於廢壞民甚便之稍

有滯礙即川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寢

微欲求目前連效未見其策新鈔必用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

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交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

元寶矣宋金之策不足為後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詳究秦漢唐金

貨亦非遠計大抵利民惟物其要自不安用始若濟丘壑之用

非徒立向書省以專國柄錢謀遂罷桑世祖將伐交趾宣上言  
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始得停罷江浙軍  
民歡聲雷動安南小邦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興  
續弘簡錄

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區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用衆五六十萬廣西湖南湖廣度頻數民多離散卽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畱後人馬疲弱衰老猝難以應若不論出萬全恐將復蹈前轍及再征日本宜又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陵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

盜猖興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趾與我接境  
最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尙未見功唆都爲賊所殄自遺辱  
國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  
險縱不遇風可達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  
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邪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  
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  
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  
衆加之且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納  
其言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南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  
相忙古歹悍戾縱恣慮臺臣發其奸而忌宜尤甚日遣其黨赴  
建康伺隙臺班皆疎懼陰求自解惟宜屹不爲動忙古歹怨愈  
深因羅織宜子逮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移淘金等官誣告行

臺汎壞錢穀事聞朝廷遣官置獄行省鞠其狀宣及御史六人俱被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宣不勝憤遂自刎舟中始宣將行時以一紙付從子自誠令勿啓及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且別有遺棄其言忙古歹罪狀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惋宣旣死行省白於朝謂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延祐四年從子白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古部爲金所并遷隆安父之純官東平萬戶府叅議夜夢謁孔廟得賜嘉果已而生子因名孔孫旣長以文學著稱萬戶府議事官至元初擢太常奉禮郎廉

希憲居政府辟爲掾尋出爲南京總管府判官時方議下襄樊  
世祖銳意用兵孔孫謂方今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  
自新之條俾効戰蹟死朝論采之歷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直  
聲大起安童復入相言於帝曰阿合馬顧政十年親故迎合者  
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始終如一乃  
除宣吏部尙書孔孫禮部侍郎督修安山河成孔孫言開魏博  
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賜名會通河已擢燕南按察使召  
拜集賢大學士丞相完澤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  
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八事大略謂蠻獫  
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  
數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加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  
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急裁汰太廟神主

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  
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員必當革去冒濫州郡之職必  
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再如增給官吏俸祿修建  
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麗掃戶相位宜恭用儒  
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顏和禮霍孫廉希憲等各宜予  
贈諡多允行久之請老致仕成宗大德十一年卒于家孔孫素  
負文望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

書史會要云  
書宗王華

崔瑗字文卿弘州馬邑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器重之至元  
中奉詔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還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  
貨頗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索鞍馬歛芻粟帝  
雖聽其言然竟不置對尋令瑗鈎考樞密文牘遂拜御史中丞  
奏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

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爲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至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宜增設蒙古人員相參巡歷皆從其請復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追事敗然後接應隨聲諛諂之大者宜別加選用三曰樞密院定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四曰翰苑亦頒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其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信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七曰近見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宜擇近臣之重厚者分番上直聖主言動必



書以昭示永久八曰憲曹無法可守致奸人無所顧忌宜早定  
律令爲一代法九曰近議裁冗官徒省一員併一職尙非經久  
之計宜參衆議以立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  
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十一曰內地辟姓流  
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夫豈人情賦重政繁  
驅之至此乞降詔招徠復業十二曰凡丞相安童所進良臣悉  
爲阿合馬損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當擢用十三曰簿錄奸  
黨貨財不可視爲橫得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  
如上部止備巡幸不應設四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  
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  
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十七曰  
阿里海牙總制兵民子姪顯黨分列津要威權太盛宜罷職理

算其官吏亦應轉徙他所勿令久據荆湖十八日銓選葉奏  
否莫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入命與御史大夫  
王昔帖木兒共議行又言江南盜賊蠭起皆由拘刷水手與造  
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又江西四省軍需  
應量民力勿強以上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名募水  
手當從其所欲俟民氣稍藉我力粗備後議東征未晚世祖不  
憚曰爾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又言昨遣官  
清丈大都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初非擾民而近者浮言  
胥動恐妨農事乞降旨與民通曉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急  
宜停止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  
以劾盧世榮不可始相職忤旨下吏欲致之法尋罷歸及世榮  
敗起爲集賢大學士累拜中書右丞奏言近者桑哥當國四年

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惟以欺蔽九重股削百姓爲事  
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行斥逐又桑哥所設衙門  
冗濫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仍如舊制至大都高貴戶  
半爲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充當宜令諸路所司  
核實均輸凡軍站諸戶每歲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  
自今非奉詔敢私歛民及擅役軍匠者論如法多見施行久之  
復遷御史中丞奏前者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不法  
指幣銓選課稅無不更張理算江南積逋期限殷急追逮騷騷  
民多嫁妻賣女禍及親隣縱揚錢唐受害尤慘無故而殞其生  
者五百餘人近道關里按問悉皆首伏天下方知聖天子本仁  
愛斯民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克黨所爲莫不願食其肉請  
將此數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帝命悉誅之又言行臺官言使

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諭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其  
爲莫辨請自今凡使臣出必降詔省臺院諸司必給印文以杜  
姦欺又言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  
司首告向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賕者許控諸司以故反覆牽  
延事久不決今宜遵前旨諸司無得輒受中書省奏仍請以或  
爲右丞世祖曰崔或最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寶泉提舉張蘭  
告或不法十餘事詔就辦中書或書蘭所訟與已宜對者爲贖  
袖之視而後對所告皆無驗並繫獄蘭瘐死成宗卽位乞遷他  
職不許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或始御史臺十年守正不阿人  
往往疾之遂以病辭帝曰卿勉爲朕少畱大德二年加平章政  
事卒至大元年追封鄭國公諡忠肅

崔斌字仲文或之兄也性警敏多智慮世祖嘗命中書舉漢人

識治體者安童以斌對入見陳時政得失危言讜論直指面斥無所諱從幸上都帝問爲治大體當何先斌曰致治之道在任相帝問誰可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協公道邪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論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可爲相否衆懽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語立判凡所獻替雖近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令阿合馬立制國用司專以培克爲事斌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大兵南征卒有奪民席投其嬰於地以死者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遂下其卒于獄尋僉河南行省事奏劾右丞阿里妄冒軍數杖遣之有旨籍兵二萬益襄樊斌入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

繁多實不堪命帝閔之減其半丞相伯顏旣渡江命阿里海牙  
定湖南以斌爲行省參政圍潭州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  
挾盾先登語諸將曰潭人膽破矣若歛兵許其降則重湖以南  
連城數十可傳檄定也倘縱兵急攻使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  
卽遣人招諭城中爭出降捷聞遷行省左丞召入覲時阿合馬  
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上都帝問江南治否斌曰  
治安之道在得人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  
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私愛  
以不肖子抹刺忽充達魯花赤豈量材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  
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  
爲禮部尙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  
公詔並黜之又言阿老瓦丁臺臣劾其侵欺官錢事猶未竟今

復授江淮參政恐不厭人望帝止其行復令御史大夫相威樞  
密副使博羅按問汰冗員黜親黨罷榷茶營田漕運諸司海內  
無不稱快尙書雷夢炎言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  
事者乃調斌江淮左丞既至凡前蠹國漁民不法事悉加釐正  
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遮畱使不獲上見誣搆  
以罪竟殺之天下訟其冤至大初追封鄭國公諡忠毅

開曰或善諷議以言受知斌無言責侃侃陳辭一登台輔  
一禍是惟有幸不幸讜謨並垂

相威國王木華黎曾孫也性重厚寡言笑喜延士大夫聽讀經  
史至直臣盡忠良將制勝必擊節稱快至元十一年從伐宋由  
正陽取安豐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伯顏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  
相威將左軍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澈浦上海悉望風款附已移

屯瓜洲與阿木合兵略揚州入覲授征西都元帥時親王海都有叛志命領兵鎮西土十四年名拜南臺御史大夫上奏曰陛下以臣爲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爲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登清其選每除目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可否不協公論者卽劾去繼陳便民一十五事大略謂併行省削冗官鈴鎮戍拘官船業流民錄故官贓饋遺淮浙鹽運司直隸行省行大司農營田司併入宣慰司理訟勿分南北公田名佃仍減其租革宋公吏勿容作弊常皆納焉浙東盜起宣慰使昔里伯縱兵俘掠平民相威遣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閱治得釋者以數千計奏執昔里伯治其罪十六年入覲會河南左丞崔斌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帝命相威及樞密副使博羅自開平馳至大都鞠問阿合馬稱疾不出



博羅欲回奏相威厲聲曰奉旨按問若敢抗旨邪令與疾赴對  
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諭相威曰朕知卿不徇顏面命  
復還南臺左丞范文虎參政李庭航海征日本遇颶風壞舟喪  
師十萬帝震怒復命行省丞相塔海往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遣  
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恕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  
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爲今之計惟預修戰艦  
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須以歲月俟其疲怠  
出彼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此萬全之策也帝悟遂罷其役  
又陳皇太子既令中書宜領撫軍監國之任選正人端士立詹  
事實客諭德贊善諸員衛翼左右以樹國本帝深然之二十年  
以疾請入覲進番譯資治通鑑帝卽賜東宮俾經筵講讀并江  
淮行省左丞相行至潯州而卒子牙老瓦丁南臺御史大夫孫

脫脫集賢大學士

冊曰愬言激成時當與延緩歲月終乃自止東征之議  
深得斯旨非賢者審不能識此

亦力撒合唐兀烏密氏功臣察罕從孫也世祖至元十年擢貴  
族子補宿衛命掌服御事甚見親信嘗奉使河西還奏諸王只  
必帖木兒月官太監帝嘉之擢河東按察使逐平陽路達魯花  
赤秦不花名還賜金旌其直進南臺御史中丞帝出寶刀賜曰  
持此以鎮外臺時阿合馬子忽辛爲江浙平章恃勢貪穢亦力  
撒合發其姦得贓鈔八十萬錠奏誅之并劾江淮釋教總攝楊  
璉真珈諸不法事請急誅以謝天下不聽除北京宣慰使諸王  
乃顏鎮遼東亦力撒合察其有異志密請設備改遼陽叅政乃  
顏果反帝自將往討時諸軍皆會亦力撒合掌運糧儲軍供無  
續弘簡錄

乏東方平帝嘉其先見且餉運有勞加左丞命尙諸王算吉女  
親爲貴裝賜之調四川左丞成宗卽位入朝卒于京

陳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以兄祐仕河南徙家洛陽祖忠博  
洽通經史學者諡曰茂行先生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李璫叛  
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宣慰使承制授天祥千戶令屯三汊  
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躬耕讀書從遊者日衆所  
居近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亦未之奇也別  
數歲出所爲詩祐方疑假手他人及與語談辯該博乃大稱異  
爲臺筆補云御史王輝薦天祥沉正有爲至元十一年起家郢  
遷於從政令河南行省舉用以試所長官等州招討司經歷從大軍渡江諭軍事深爲參政賈居貞所  
賞與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甫入境城  
中父老來謁諭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以

致亂今令若輩權置兵仗自衛可乎衆稱便乃條其事於行省  
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覬覦之釁此  
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由當時處置失宜疎於外而  
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仗不令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  
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  
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皆敵國矣莫若推布赤心與均  
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行省許以  
便宜處置由是流移復業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  
結屋以居之鄰邑分寧爲變謀者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  
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歸告其黨  
則謀者反將爲我用置不問及敗逃至與國境者數千人天祥  
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擾待事定皆得保全而歸居歲餘

代者至務更舊政未久興國復變黃州賊聲言攻陽羅堡鄂州  
大震天祥言於賈居貞曰陽羅堡依山爲壘素有倚彼若來攻  
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區區烏合之  
衆輒來相敵死傷必多我出精兵蹙其後乘勝取黃州壽昌如  
摧枯拉朽耳居貞然其言力趣之乃引兵宿青山明日大敗其  
衆果如天祥言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  
內應居貞救之不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不相接欲殺之  
以利其財耳力止之至是皆得釋復令天祥權知壽昌府事亂  
者聞官軍至多棄城依險自保天祥徧諭使各歸田里惟生禽  
亂首斬於鄂州市山是無復叛者二十一年三月拜監察御史  
會右丞盧世榮以聚斂緣妨政御史中丞崔彥斥其姦帝怒罷  
世榮彥益張明年四月天祥抗疏曰竊惟御史臺受國家版

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遏  
奸邪居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予人有宿讎私  
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事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  
耳往者阿合馬以泉貨之姿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誑  
專擅朝權收羅奸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羽翼爪牙布滿中外  
威福由已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卒殞  
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跡其  
貪暴曠代罕聞遺毒至今未能湔洗去春安童丞相自遠而還  
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服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  
立待及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  
繼而忽有前江西道權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天  
下喧傳皆云彼實阿合馬姦黨當時貪橫之尤者出身來歷往

往能道其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驟當宰執之任分布黨與  
互相連結見者爲之寒心聞者莫不驚駭斯誠生民休戚所關  
國家利害所繫事莫有大於此者職食祿居官責當言路舍此  
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  
任荷負匪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彼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  
出選附賊臣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自身入仕璫金輩  
賄賂送其門所獻不充別立欠券買充權茶轉運使所犯賊私  
動以萬計凡其取受於人及侵盜官物鈔以錠計者三萬九千  
有奇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  
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已經追納在官具有成案人所共知今竟  
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

既懷無廢之心廣設食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  
位在丞相下朝省大政實得專擅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  
任不止流毒近代亦恐貽既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辭用居相  
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較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  
皆既往之真踪可爲已然之明鑑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散  
官宰執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  
當試以布帛如無成效所損尙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不啻  
舍美錦較量工拙脫致敗壞後將何追雖良工在旁亦莫如之  
何矣今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縱有一二善人勢  
亦安能相抗惟恃一齊之語寧堪衆楚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  
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羣小所沮以致大  
事隳廢者比比矣如樂毅於燕屈平於楚廉頗之爲趙將子胥



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唐陸贄裴度輩千百年後讀其傳想  
其人無不歎容而長嘆者安童今國之名賢也玉昔帖木兒大  
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所敬仰海內之瞻依者也朝廷果專任  
此三相無使餘人得以掣肘仍聽傳采衆議於內外耆舊中取  
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能者各得盡其  
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  
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指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  
三相總其綱領羣力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  
旣和天地之和斯應品物遂風雨調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  
多若聽聚斂之人徒爲刻剝之計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  
異水旱相仍螟蝗交作年歲荒窘百姓流離其所損亦豈輕哉  
問嘗推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

民之片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其理然也傾民必須輕賦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或因百姓富安以致亂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夫之聞也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取之有節故用之不窮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博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惜顛連之患期錙銖之悉取帥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爲國斂怨不計國家遠久惟取速效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既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田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任事以來百有餘日今取

其所行與所言不相副者畧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  
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能令課程增三百萬  
錠不取於民而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盡數包認始言能令  
民皆樂業凡今所爲無非失業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  
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行更張待其自斃  
是竈雖除去木病已深事至於此救將何及宜將世榮移置他  
處量與一職視其行事果異於前政治實有成效然後升用未  
晚不使驟膺非分之任致開橫侈之端則朝廷可無後來之悔  
世榮可無喪家之禍君臣上下之間兩全其美非惟國之幸實  
亦本人之大幸也非不知阿諛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  
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信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  
慮切不得無言况同舍同事貳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故致

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綏戰而羗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  
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茶二引  
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得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  
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  
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蓄威以致其力期之以久  
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欲罷不能亦當慮其  
圖聚之大審定而行彼溪峒諸蠻各有種類今相聚者皆烏合  
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拒敵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  
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  
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方命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  
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愷恐他日之患尤有甚於今也  
不報遂謝病歸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

震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抑不以聞自被召至京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嘗鬱鬱不自釋久之移疾去至通州中書追留之不返帝聞之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遣官護送至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拜中書右丞使者五致詔以年老辭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及卽位復召之以老疾不赴卒年八十追封趙國公諡文忠 兄祐一名天祐字慶甫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蜀穆王分土陝洛表祐爲河南府總管甫下車咨訪治道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世祖卽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真除祐爲總管在官八年清慎如一日至元初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邱尤甚實請急募卹民丁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

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民力省而  
有餘。卽諭之使散去。俄調衛趙路總管。五年十月，上嘗言國家  
大計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  
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  
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  
一起，則後世紛爭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  
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  
非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  
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動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  
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爲  
天下，不私於已故也。伏見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  
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

祖宗創業之弘規迫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  
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時賴陛  
下勵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乾綱則藩鎮之禍消深固根本  
則朝廷之計定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  
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爲新  
制以快天下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  
於天下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  
詔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四  
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夫天與不受  
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  
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  
代弘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儲皇於

恭宮隆帝基於聖代傳入監國事曰撫戎政絕覲覲之心世中  
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聖丁藎謙光之德縱不欲以  
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所繫命乎願熟  
計而爲之則臣民幸甚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在宜專伏見陛  
下勵精爲治頻年以來建官分職綱理庶務可謂簡矣曰中書  
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  
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訟獄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清選謹  
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此制國用之職也伺軍政嚴武  
衛關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消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民  
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贊近退奸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  
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  
元氣運行四時總百揆平萬幾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



外撫四裔綏之以利鎮之以靜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業  
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以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  
億兆之命懸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  
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蓋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腹心  
之寄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  
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  
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謠周生設堂陛之  
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至治者良由法無定  
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路軍民錢穀之  
官宜悉委中書遷轉其實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  
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貴  
和不貴同邪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則利則私怨萌

生起忿爭之禍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  
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叶贊皇猷陛下臨  
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  
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任指下之事  
上如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殫心夫如是天下何  
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王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  
沾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尅日而待也所可憂者大臣  
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笑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  
士之心箝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節爲愚以告  
訐爲忠以直言爲諱是皆奸人歆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  
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  
堯皇爲臣伊周作輔亦不能以善治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

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惜也今大臣設有奸邪不忠竊  
弄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  
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  
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惟陛下遠之  
則天下幸甚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其來尙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  
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  
材於異代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人材猶古  
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獨生於曩代而不生於當今顧陛  
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  
爲至當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皆非古今通論  
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

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然著於天下後世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版築或獵於屠釣或遇獻言而入侍或出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若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皆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迄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越會有期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優此劣之間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鯉則一也臣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亡金之士以第進士歷顯官并舊舊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

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生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將見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與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亦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始

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於此向使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  
行仲舒之策其禍亂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已哉至  
唐太宗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  
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敦德優邁  
前主臣誠才識驚鈍以之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  
於遭逢聖明誠誠懇懇志在納忠則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  
之如冬之祈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於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  
之故寒則衣之以裘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異也蓋  
亦時候使然期於康寧其身而止或冬之裘且加於流火燦金  
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圻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  
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是  
臣謂三本之策若施於太祖用武之世或所未遑行於陛下文

明之時誠爲至計此天下之公論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致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臣敢越職言事事雖未盡行時論稱之六年量提刑按察司首以祐任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中書尙書二省並立帝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祐還朝特命預議阿合馬爲尙書平章欲奏尊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許進祐尙書省參政以昭之及入議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不須設事遂寢則合馬怒祐忤已除僉中興路行省事會大舉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方逃匿聞祐至皆曰陳憲使必無私皆出應期而集十二年轉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每見多失措祐謂曰何震懾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子目之前爲顏子今爲盜

跡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犯許蔡間有巨盜捕之  
急逃入宋境後隨宋降將招搖過汴京祐斥下馬撻殺之于市  
民間帖然遷浙東宜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獲溫台民男婦  
數千口祐悉奪之還未幾行省檄祐檢舉慶元台州民田至新  
昌值玉山盜至王偉神道碑云衆謂可去祐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之長葛休倉猝不及備  
竟遇害追封河南郡公諡忠定父老立祠會稽山祀焉所著詩  
文名節齋集 子夔芍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父遇盜死泣  
請於行省願復父讐擒賊魁七人戮于紹興市

聞曰諫如繩直聽宜轉圜排去格克熟計安全追踪賈董  
名著簡編二難千古聲施赫然

申屠致遠字大用東平壽張人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略  
使薦爲本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參畫至元初崔斌守東平聘



爲儒學官尋授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問毛血之薦致遠  
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兩浙宣慰使舉爲都事首  
言宋圖籍宜上之朝廷江南學田當仍留以贍學行省從之遷  
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澄  
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  
具致遠獻之得其情澄始伏辜西僧楊璉真伽作浮屠於宋故  
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二十年  
拜南臺御史江淮行省副使却顯李兼懃平章忙古歹不法詔  
勿問仍以顯等付平章鞠必抵於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冤將  
縱之忙古歹脅以勢不爲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桑哥嘗  
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奉使湖廣劾平章要束木貪狀桑哥誣  
以不道奏遣使逮卻行臺御史憚其威莫敢往致遠慨然請行

北至累章極辨其誣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氣乃以  
江西平章馬合謀於商稅外橫加徵取忽辛籍鄉民爲匠戶轉  
運使盧世榮權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  
遠征徒耗中國餘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他如罷香沙米弛竹  
課禁設司獄醫學等具皆其所條議行者成宗大德初出僉江  
北道事行部至和州卒所著忍齋行槩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  
杜詩纂例十卷皆積蓄萬餘冊名曰墨莊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功臣董俊子也十歲喪父兄文炳  
教之學弱冠試詞賦中選世祖在潛邸命主文書講說帳中從  
伐宋帝臨江閱戰文炳先突陣文用力請偕行鼓棹直薄南岸  
諸軍爭進三合三敗之文用乘小舟歸報帝悅使主帳前宿衛  
名臣事略云文用從世祖討鄂州聞憲宗崩將欲繼命持卽位  
持以破文用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遂班師繼命持卽位

詔宜諭邊郡至元初除西夏中興等路郎中始至開唐來漢延  
蔡家等渠壘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流民復業  
者戶四五萬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縱其下橫索文用輒  
面折以法王怒名使左右雜問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  
常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遣傳出文用謂曰我  
本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惜者寬慈仁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  
其下虐百姓凌官府傷王令名於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數  
十事傅驚起入白王王召文用謝曰非郎中言我殆不知續文  
考至元八年文用爲山東巡行勸農使入登州境見其渠壘承  
闕有方以郡守爲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  
相安童奏文用代紇石里爲工部侍郎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  
也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  
召治之望見文用入帝曰此豈爲爾治鷹食者置不問尋出爲

衛輝路總管會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文用曰  
衛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間浸淫及衛今又  
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朝廷遣使按視還言衛  
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事遂寢久之受代  
歸十九年召爲兵部尙書江淮省臣忌廉察官指摘請以行臺  
諫行省上集朝臣議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入猶  
畏其爲虎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薈  
然無可復望矣昔阿合馬用事商賈賤役多行賄入官及事敗  
欲盡去其人羣議恐權臣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宜使按察使  
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控訴則是官者國家常  
飭勵之何反加摧抑也衆從其議俄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右  
丞盧世榮以言利得幸大言曰我立法治財能視歲額倍增而

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文用問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  
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  
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口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  
無以避寒暑將死且盡明歲安所得毛民財有數剝取之亦猶  
是耳世榮斃然竟以是敗二十二年除江淮參政有以帝命  
建佛塔於宋故宮者長官奉行益急會大雨雪入山采木者多  
偃死文用請寬之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文用曰上命不敢  
格額今日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邪其人意沮一統志云  
時初得江  
南往來役夫日以千計文用憂曰吾民瘁矣朝廷將用兵海東  
而重妨耕作殆不可乃以州縣吏卒應其役朝廷將用兵海東  
文用入奏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荒僻無用之小邦非計事  
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初鑑大全云文用既拜命曰中丞  
不當理細務宜舉用賢才乃舉胡  
繼道王栻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瑛  
為初學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時桑哥當國恩寵方盛文

用獨不之附桑哥令人風其頌已功文用不答又自語曰百官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也又不答屬朔方軍興徵求愈迫文用曰民急矣外寇未除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數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哉急法苛歛使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乃密奏其奸桑哥猶不知且日譖於帝言其慙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大司農有欲奪民田爲屯者文用執不可再遷翰林學士承旨帝命以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終不以見成宗卽位從幸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臣民望且臣聞人君猶北辰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卽日還大

德元年請老官一子鄉郡侍養卒年七十四贈少保壽國公諡忠穆弟文忠字彥誠侍世祖潛邸王黼嘗言詩帝問文忠能否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孝於親出忠於君詩非所學也從伐宋與兄文炳文用同敗宋師于陽羅堡世祖卽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爲郎居近密安童入領中書建陳十事多忤旨文忠曰丞相夙有賢聲今始出人方傾耳而所請不得行後何以爲政乃從旁代對詳切帝始允可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輕禪乃言儒亦有教有禪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好爲詩賦何關修身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至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惑聖

聽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帝怒解益都彰德妖人繼發文忠言按察使不能禁止當遽坐詔行之時多盜詔犯者皆棄市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恐乖上天好生之德帝然其言有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盜剪官布者帝怒命殺之文忠言今刑曹慮囚罪當死已有服詞猶必詳讞豈可因人言遽加重典宜付法司閱實卽遣文忠及近臣分覈皆得其誣狀帝因責侍臣曰當朕怒時汝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朕幾戮及無辜矣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枋用懼廉希憲復相表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當代名臣今率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遂復召入相文忠奏言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自開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謙退不肯視事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耳夫事已奏



決而始啓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遜謝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敕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帝卽召大臣而諭其意禮部尙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弊帝銳意欲行廷臣奏以文忠爲侍中近臣乘便言曰陛下將別置省而使盜詐之徒與居其間竊以爲不可文忠忿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近臣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臣盜詐何事帝令言者出文忠猶訴不止帝曰朕知之彼不汝言當文炳爲中書左承奉太傅伯顏表文忠可相帝使繼其官辭曰臣兄有不定南方之勞可若是位臣嘗給事居中所宜何力敢冒重職乎乃改僉樞密院事尋行幸詔畱大都凡宮苑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尙乘諸監皆領焉將入朝忽

病什帝遣中使持藥救之不及而卒贈司徒壽國公諡忠貞名  
事畧作  
正獻

冊曰牧羊喻切慮囚刑平不親細務不驚虛聲有大臣風  
合璧爭榮

郭貫字安道保安人才行見淮由中書掾調濟南路經歷世  
祖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  
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狀不報又言近  
見江淮無知諸人多有發掘父祖墳墓將地改售於人者止圖  
利已莫恤祖宗往往聽信野師妄以風水訛惑曰某山強則某  
支富某水弱則某支貧或曰茲山無鼎鼐之形安得出一品之  
貴茲山無倉庫之象安得致千金之富於是有一墓而屢遷不  
已者有子孫不肖不能固守從而墮師巫之術但知多取價鈔

忍於拋掘者甚有豪強之家貪信風水不惜金錢誘之遷移轉賣者更有圖殉葬之金銀破祖宗之棺槨并投骸骨於水火者當今世風流薄爲人後者不務勤儉破蕩財產及至貧乏不自咎責反謂先塋風水不利所致以致輕發祖先塋地高價貨賣不仁不孝情罪非輕若非明定嚴刑切恐愚民沿襲視爲泛常嗣後移棄屍骸不爲祭祀者合同惡逆定罪買地人知情者減二等科斷元價沒官野師並行責逐庶幾令嚴而民不敢犯刑曹是其言著爲令

詔出典章

成宗大德初改食湖北道事言今四省

軍馬數萬征八百媳婦深入炎瘴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不聽累除河東道副使仁宗幸五臺山賁進見問廉訪使減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召拜治書侍御史帝親書其官階以授有司皇慶元年改侍御史明年出爲淮西廉訪

使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拔各路農事延祐中進太子詹事貫旨  
皇太子授金寶已三年宜行周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  
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卒年八十二追封蔡國公諡文憲賁博  
學精篆籀當世同寶碑額多出其手云

郝天挺字繼先系出潁魯別族世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當  
太宗時多著武功爲河東五路軍民萬戶天挺以勳臣子召見  
世祖嘉其容止俾執文字宿衛東宮及建省雲南選官屬除參  
議雲南省事累遷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不  
稍遜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  
也但旌汝肯言耳成宗崩武仁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  
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瑄等十人共議大政盡革尙書  
省弊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

擊奸猶鷹揚然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則不惟失禽且有傷鷹之患帝嘉其言由是風紀大振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乞加官天挺言先帝卽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卽裁罷會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股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勸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週歲考其殿最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自今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考績方許遷調庶免朝臨夕去之弊又上疏陳七事

曰惜名爵抑浮費減佛事止括田久任使勸農務本勵學養士  
詔中書省舉行尋拜河南平章時河南王卜憐吉歹爲丞相待  
以師禮政教大行皇慶二年卒追封冀國公諡文定嘗修雲南  
實錄五卷註唐詩鼓吹十卷行世 子佑字君輔延祐時拜殿  
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 孫思恕翰林待制獻所著無逸圖命  
總裁三史書成歸隱

見一  
統志

續弘簡錄卷二十三終

卷二十三

續弘簡錄